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張仲芳

九朝編年備要原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若干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録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删繁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閲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復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録侍郎徐分度之國紀以

及九朝通略等書亡慮十數家博攷而互訂之于是輯成此編而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録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遺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于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録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述之何如德秀讀

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鍠鍠乎備于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伯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雜駁之説求治寧悠緩而不為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而輕鋭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謨搢紳之論建相與維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

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旁祖凭商而國脉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荒矣謂復岑者术不急于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彝琮璧不足以適用而錯然前陳者皆竒佹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吕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𦁤貫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歎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鑒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睿明在御

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閻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出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于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于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嘗與計偕繼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

矻矻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里裹其書而從之忘其道涂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為之述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

建安真德秀謹書

國史尚矣太祖太宗真宗為三朝仁宗英宗為兩朝神哲徽欽四宗為四朝史用班馬體非一世一有司所能

就也續通鑑長編稽國史倣温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專其家聞有提綱挈領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者太學生莆陽陳均為之名曰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其取類博其收功精夫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春秋嚴矣司馬温公雖未為本朝通鑑先為稽古録祖春秋意亦本朝史籍之綱也此書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為衡度以稗金匱石室之藏日昃清

問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者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者二公既言之兹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潭州林岊敬書

平甫與余遊從廿年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師友淵源葢得所漸孜孜為學未見其止也一日告余曰我朝祖功宗德相業臣謨惟長

編一書包括無遺本末可考但浩如煙海學者莫知涯涘僕之鈍尤不能强識欲纂作二書一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相聯屬者亦或互見參稽國史出入諸書訂其異以會其同約其詳而補其略庶幾文公朱先生所脩通鑑綱目之意而非敢僭以自比焉此書幸成則得以私便誦記不敢外示也積年而書成余與二三同志先得觀之傳示寖廣人各欲得其書而力不能録遂相與鋟木顧朋友共之非乎甫志也乎甫從容語余而色不

惲余應之曰祖宗以仁厚得民以紀綱立國如前代閹寺女寵外戚强臣與夫大刑戮之事悉杜其漸而窒其源聖子神孫世守弗失蓋將與典謨並行此其澤在斯人法垂後世為君而得是書則可以彌綸天道扶植人紀為臣而得是書則可以寅亮天工輔成君德況予之所纂舉宏撮要在幾務之繁尤便省覽予其能終祕之而私為衡茅書生記誦之具乎平甫曰不敢遂書於其後紹定己丑中秋長樂鄭性之書

皇朝國史諸書勒琬琰揚日月固將與五三載籍相爲無窮均衡茅下士葢嘗拜手稽首斂衽肅容竊覩皇綱帝範巨麗之萬一邈若層霄茫乎漲海有非蠡管所能窺測況以均之資稟魯鈍不能强識輯成此書深以詮次失倫而有所乖剌是懼私質諸朋友或有誚均者曰子志良苦力良勞其如犯三不韙何以私家而裒國史以偏見而折衷諸書則僭冊書重大未易編摩而以數十萬言該之則疎諸書雜出寧免牴牾去取之閒一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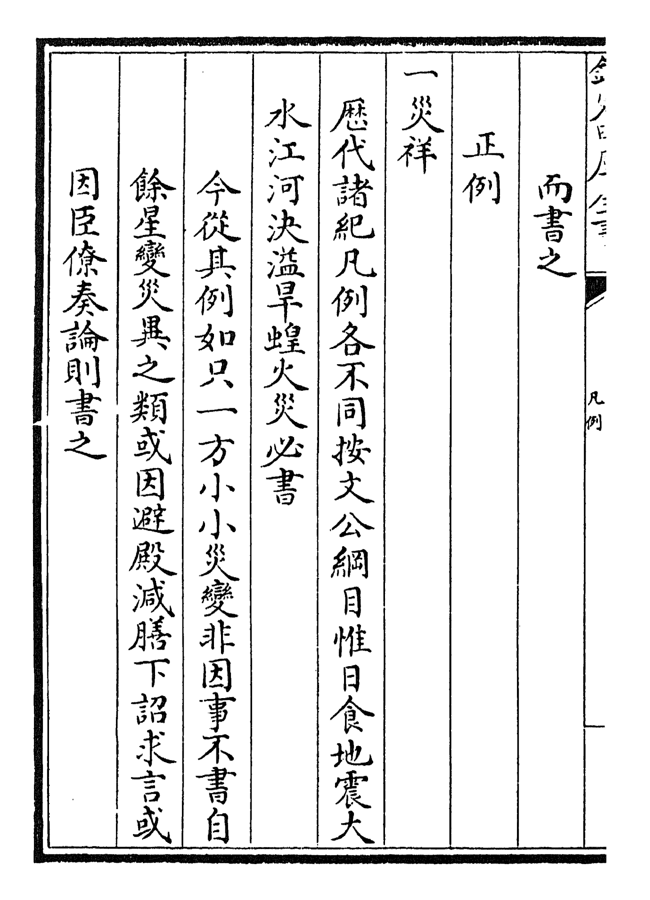
失當則舛均敬應之曰國朝信史與夫名公鉅儒所纂
諸書並行於世家傳人誦今所輯者特欲便繙繹備遺
忘固非敢求與之並行而偕傳也奚其僭擬摭所及博
參諸書文雖少損於舊事則不增於前諸書固自若也
雖無此書誰無此書奚其疎若夫舛誤有之無所逃罪
抑今所記或原其始或要其終或以附見或以類從舉
宏撮要主於事實而不敢必以日月為斷亦信其可信
闕其可疑云爾如欲質其疑求其詳則有太史氏及諸

書在既以對或人因併書于下方前太學生莆田陳均

拜手稽首謹識

凡例

以一字為褒貶者春秋之法也據事實録而善惡自見者後世作史之體也故自司馬氏以来各立凡例不敢純用春秋之法○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間或叅用春秋之法而不盡用今紀載本朝之事則雖綱目之例亦不敢盡用謹摭本朝諸帝紀及文公綱目叅訂立為正例雜例凡十五條其餘變例有該括不盡者隨事斟酌



而書之

正例

一災祥

歴代諸紀凡例各不同按文公綱目惟日食地震大水江河決溢旱蝗火災必書

今從其例如只一方小小災變非因事不書自餘星變災異之類或因避殿減膳下詔求言或因臣僚奏論則書之

一沿革　凡制度改更及申明科禁之屬

一號令　凡詔誥命令之屬

以上二條凡有關於治體民俗者必書之

一征伐　貞觀三年以李靖為某道行軍總管討突厥

四年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去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頡利可汗以

獻此書大征伐例也其餘小征伐多書云某

國犯邊命某人禦之

又如徽宗紀云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妖賊方臘反十二月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以討之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夏四月賊平此書大盜賊例也小者書法又從簡畧

以上二條今做其例隨事斟酌書之或疆場小警及小小寇盜則不書

一殺生

貞觀二年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四年秋八
月殺大理丞張緼古
永徽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
伏誅
麟德元年郇公孝協坐贓賜死
以上三例今用後二例斟酌書之
一除拜
立后○歷代帝紀皆云立某封某氏為皇后封號巳

見前者不書如自外聘入者書云納皇后某氏

建儲○武德九年立子承乾爲皇太子

以上二條今從其例書之

公主下嫁○貞觀十一年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內職○本朝帝紀凡妃號皆書綱目惟有關繫者則

書

以上二條今叅酌用之

宰執○本朝帝紀凡宰執拜罷貶降薨卒皆書

今於宰相必書執政以下有關繫則書否則略

除拜書法如貞觀三年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

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叅預朝政○舊官未見前

則如永徽六年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拜罷並書如哲宗紀元祐元年閏二月蔡確罷司

馬光為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上二條今斟酌用之

罷則前史及綱目其書法不同或云罷或云免或云罷為某官

今倣綱目例皆書罷其所除授之官見於備要注文無甚關繫則畧之

薨卒書法諸史例皆不同本朝諸帝紀凡大臣在位及雖去位而非貶責者皆書薨綱目皆書卒今從帝紀在位者皆書去位者有所關繫則書

執政以下及諸臣之卒有所關繫雖微必書或

附書其官並見備要注文否則雖貴不書

致仕書法與上同

貶降書法綱目或書貶某人為某官或云黜或云降或云削

今隨事斟酌用之

安置居住之屬書法如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袁州安置

又如哲宗紀紹聖四年二月追貶呂公著為建

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為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别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禄遺表恩澤又云貶吕大防為舒州團練副使劉摯為鼎州團練副使蘇轍為化州别駕梁燾為雷州别駕范純仁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為光禄卿分司南京黜韓維以下三十一人輕重有差此詳書法也綱目顯慶二年秋八月貶韓

瑗来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此畧書法也

今隨事斟酌用之所貶之官所居之州見備要

注文

宗室自國公以上及外戚内臣之貴者其除拜本

朝帝紀皆書

今以有所關繫則書否則畧

雜例

一行幸

貞觀六年九月如慶善宫此書行幸近地之例也十二月帝如雒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閏二月朔帝還宫此書行幸遠地之例也永徽元年二月御安福門觀百戲此又一例

一賜宴

貞觀六年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十二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宫

一繕脩

貞觀六年九月修雒陽宮○開元二年六月作興慶宮○五年以明堂為乾元殿十年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以上三條今於遠地行幸必書餘則斟酌有所關繫則書賜宴繕修亦然大工役如修京城築河隄之類必書

一郊祠

諸史書例不一

今於郊祀明堂必書郊祀通鑑曰郊分祭合祭以其帝配則隨時書之明堂亦然其餘祠事創始則書有所關繫則書宗廟升祔之類亦同

一賞賜

貞觀四年加李靖光禄大夫○七年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束帛此皆或因事而書今從之

一進書

貞觀十七年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録○開元二

十年九月開元禮成

一振䘏

貞觀七年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振之

以上二條今斟酌用

一蠻夷朝貢

貞觀三年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閏十二月

蠻酋謝元琛等來朝○四年林邑遣使入貢

令於其始通中國則書或因事而見則書

一蠻夷君長死立

永徽四年十二月西突厥吐陸可汗死此書死例也

貞觀十二年西突厥乙毗可汗立此書其國中自立例也開元二十八年以阿史那興爲付姓可汗或書

冊或書立此皆書自朝廷立之之例也

令於遼國高麗西夏交趾諸國斟酌輕重書于

年末餘則不正之變者例不盡諧

史部二

九朝編年備要目録　編年類

卷一

太祖皇帝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卷二

太祖皇帝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開寶九年

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卷三

卷四

卷五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卷六

真宗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卷八

真宗皇帝

大中祥符五年

卷九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五

仁宗皇帝

至和二年
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卷十六
仁宗皇帝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治平四年

卷十八

神宗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卷十九

神宗皇帝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卷二十一

神宗皇帝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卷二十六

徽宗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元年

崇寧二年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徽宗皇帝

政和元年

政和二年

政和三年

政和四年

政和五年

政和六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

宣和七年

卷三十

欽宗皇帝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

正月至四月

臣等謹案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宋陳均撰均字平甫號雲巖莆田人端平初有言是書於朝者勅下福州宣取賜均官迪功郎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均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又有中興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今中興舉要備要皆佚此書前有紹定二年真德秀序稱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合若干卷則當時舉要備要本共為一書今其舉要亦

佚存者惟此編耳其書取日歷實錄及李燾續通鑑長編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採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數家之書博攷互訂始太祖訖欽宗凡九朝事迹欲其篇帙省約便於尋閱故苟非大事則略而不書林岊序謂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足以括其體例然實以通鑑綱目為式特據事直書不加襃貶耳觀均自序其

宗旨可見也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張仲芳

欽定四庫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卷一

宋　陳均　撰

太祖皇帝起庚申建隆元年止丙寅乾德四年

庚申建隆元年

是歲周禪位唐國主李景吳越王錢俶荆南高保融湖南周行逢漳泉劉從效奉正朔蜀主孟昶稱廣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年北漢主劉鈞天會五年

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

辛丑翔北邊奏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于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壬寅殿前都副點檢慕容延釗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于驛門議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賊誰

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弟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因共以事理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待旦上醉臥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扶出廳事或被上身以黃袍且羅拜庭下呼萬歲上固拒之不可共扶上上馬擁逼南行匡義

叩馬請曰治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擄奪上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欲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惟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刼府庫汝等无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衆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上歸

公署諸將擁范質等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恩

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上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為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

已從之乃奉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

帝禪位制書翰林承旨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

使引上就龍墀北面拜受訖宰相扶上升殿易服東

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

遷居西宫

上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上之初即位也欲陰察羣情頗爲微行或諫上輕出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軍校有獻手檛者曰可備不虞上笑投之地曰使我親用此事將柰何

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乙巳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

因所領節度州名也

大赦改元

贈周韓通官

嘉其臨難不苟免也通與上同掌禁衛上之入京師

也通時為副都指揮使欲率衆備禦王彦昇殺之上

追贈通中書令仍以禮葬之以彦昇棄命專殺終身

不授節鉞

超進石守信等官職

守信自殿前都指揮使易鎮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懐德自馬步軍都指揮使易鎮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自步軍都指揮使易鎮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自殿前都虞候升防禦為節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自虎捷左廂都指揮使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彦徽自虎捷右廂都指揮使為步軍都指

揮使

遣使詣諸州振貸

以趙普爲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初上領宋鎮普爲書記與節度判官劉熙古觀察判

官呂餘慶攝推官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命

功遷乃召熙古爲左諫議大夫餘慶端明殿學士義

倫戶部郎中

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

賜名光義

立太廟

從有司之請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皆賔儀所定也

尋上高祖朓謚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氏謚曰文懿曾祖珽謚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

桑氏謚曰惠明祖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
妣劉氏謚曰簡穆考弘殷謚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
安陵陵名謚號皆竇儀所撰定也
時聶崇義所上郊廟器玉新圖尹拙等多所駁難乃
悉令儀裁定頒行
二月尊母太夫人杜氏為皇太后
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吳廷祚官
上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
脩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院中書
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
大館職皆宰臣兼之首相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國朝
因焉
時質溥皆罷參知樞密又加樞密使吳延祚同二品
以其父名璋故避之
三月定色尚赤臘用戌

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也

夏四月定樂名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衆咸之舞為武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竇儀所定也

昭義李筠據澤州命石守信等討之

筠在鎮逾八年陰為跋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上遣使諭以受禪筠既延使者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泣涕不已潛遣其親吏往北漢納款求援

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傾國南下羣臣餞之汾水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必无成陛下掃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漢主拂衣上馬軍于太平驛遣其平章衛融宣徽使盧贊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衆南出與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

破之盧贊溺死筠走保澤州諸軍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遷周廟

初詔改作周六廟于西京至是成遣官奉神主遷焉

郭進加洺州防禦兼西山巡檢

備北漢也

上親征李筠六月克之

赦

秋七月上至自澤州

筠自焚獲北漢衛融進攻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遁歸謂趙華曰果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賛爾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時已罷爲左僕射遂使食其禄終身以趙弘兼平章事

尋以融爲太府卿初融之被執也上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從容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

爲陛下用縱不殺臣終當間道走河東耳上怒命左右以鐵檛擊其首血流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敷其瘡上命融致書于劉鈞求周光遜李廷玉約亦歸融太原鈞不報融遂留

以咎居潤權知鎮州

初以知州易方鎮也

八月朔御崇元殿行入閤儀

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

入閤唐制起于天寳明皇以无為守成詔晏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殿每坐朝必立仗于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為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濶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

六品以下于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復行之廊下食起唐貞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飱唐末浸廢但於入閣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以皇弟光義領泰寧節度

立夫人王氏為皇后

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

頒新權衡

以趙普爲樞密副使

上之征澤潞也普請行上笑曰卿豈勝甲冑耶至是

師還論功上曰普宜在優等遂遷

九月命石守信等討淮南李重進

重進周太祖之甥也上之受禪重進請入朝上賜詔

止之重進自以前朝舊親恐不得全乃決意反遣使

請援于唐唐主不敢納

荊南高保融卒

弟保勗領軍務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髙氏

始衰

貶趙逢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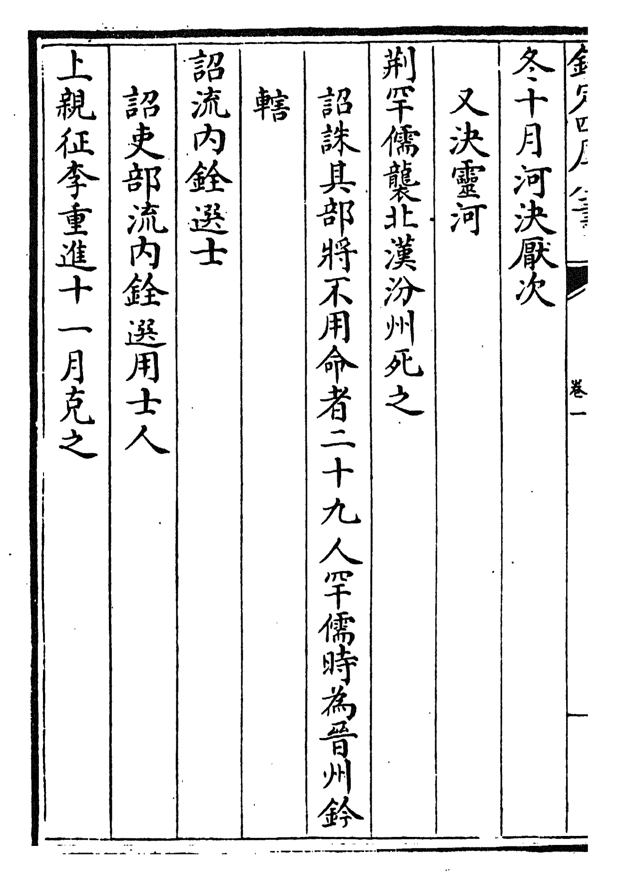
逢時為中書舍人上之征澤潞也山徑狹隘多石上

自取數石于馬上抱之下皆爭負逢憚險偽傷足留

懐州及師還將大有除拜逢又稱疾請于私第草制

上怒貶房州司户

呉越榷酒酤



冬十月河決厭次

又決靈河

荆罕儒襲北漢汾州死之

詔誅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九人罕儒時為晉州鈐轄

詔流内銓選士

詔吏部流内銓選用士人

上親征李重進十一月克之

重進自焚

誅唐叛臣杜著

上使諸軍習戰艦于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犇且獻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上命斬著于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

十二月上至自揚州

定縣望

以户籍為率户四千以上為望次為緊為上為中為下凡五等三年一定版籍之數國初户數凡九十六萬七千有奇

唐泉州留從效稱藩

寛商征

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榷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當筭之幣勿搜其篋

是歲幸國子監

通鑑書在四月范祖禹帝學書在正月次月又幸
籍記人才
應內外官為時所推者別籍之以待不次選用
辛酉建隆二年
唐國吳越荆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四
年南漢大寳四年北漢天會六年
春正月幸造船務閲習水戰
遣使度民田

周末遣使度田多失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飭

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而人始知畏

浚蔡渠

通淮右之漕也命右領軍陳承昭督其役

二月幸飛山營閱炮車

浚五丈渠

通東北之漕也亦命陳承昭督之夾汴河造斗門上

曰河渠之役非獲已煩民奉已之事朕不為也後數

蔡渠為惠民河五丈渠為廣濟河

汴都仰給漕運歲調丁夫浚河糧皆自齎上初即位

即詔官給其食

遣使監輸民租

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也時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

尤悉上更賜公粟以媿之後閆式等並坐監輸增羨

貶秩常盈倉吏以多入民租棄市而民力方少甦

唐李景遷南昌

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監國守建康以左僕射嚴續知
樞密院事湯悅佐之悅即殷崇義也姓犯宣祖諱改
焉唐主至南都城邑迫隘宫府營廨十不容一二羣
臣日夜思歸唐主大怒欲誅始謀者唐鎬發病卒
三月内酒坊火
酒工乘火入三司盜官物酒坊使左承規等坐棄市
誅酒工五十人宰相極諫上遽命釋之獲免者尚十
二人

却長春節及他慶賀貢獻

幸作坊宴射

上酒酣顧謂王彦超曰卿向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朕彦超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笑而罷翌日彦超上表待罪上遣中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于酒何以為人朕或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

閏月解慕容延釗韓令坤兵權

延釗自殿前都點檢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令坤自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爲成德節度自是殿前都檢點不
復除授
京師之兵以殿前侍衛二司領之時殿前司領騎兵
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
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
金房等州飢遣使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嚴贓吏法

時商河令李瑶坐贓杖殺自是贓墨之吏間有寘極刑者

寛麯鹽酒禁

漢法犯私麯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至是詔犯私麯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十者始處極刑其餘論罪有差又以前朝鹽法太峻定以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五十斤私煑至三斤者坐死以鈔鹽入城

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越明年及乾德四年申下詔

寛之罪至死者奏裁法益輕而犯者益鮮累朝復從

寛減不復用死刑矣

五月赦

皇太后寢疾上憂懼乃降是赦

置諸軍剩員

以處退兵令所在揀閱升驍勇退老弱

罷常叅官序遷法

舊制皆以歲月序遷上曰此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治市征有羡並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

募傳置卒

先是調丁夫為之民以為苦

嚴故入法

五代以來牧守多武人率意用刑至是金州防禦仇超判官左扶並坐故入抵罪自後人始知奉法

六月皇太后杜氏崩

后聰明有智度每與上參決大事猶呼趙普為書記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及寢疾戒上傳位光義曰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因命趙普于榻前為誓書其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

唐主景死

子煜立即從嘉也煜遂以景喪歸金陵尊母鍾氏為大后后父名泰章易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

其諸弟從善從鎰從諫從度從信以嚴續爲司空平章事湯悅右僕射樞密使罷諸屯田務歸岀縣先是唐用辱德明等議興復曠土爲屯田典掌者非人大爲民患至是罷之民稍休息

秋七月解石守信等兵權

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吾欲息天下兵與國家爲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因言自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莫若少奪

具權制以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審琦等皆非統馭才宜授以他職上悟于是召守信等宴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曹之德无有窮盡然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爾雖不欲

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計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罷乃以侍衛都指揮使石守

信為天平節度殿前副點檢高懷德為歸德節度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為鎮寧節度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寔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

以皇弟光義為開封尹同平章事

張瓊為殿前都虞候

上謂衛士如虎狼非瓊不能制

內客省使王贊知揚州

上以江南未下素知贊有材有意大用之贊之任船覆溺死上悼之曰溺吾樞密使也

初唐制百職皆九寺三監分典自開元中置諸司使而寺監之務始多歸焉國朝因之自內客省使至閤門使謂之橫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謂之東班宮苑使以下二十名謂之西班

八月削義武孫行友官

行友在鎮逾八年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合甲兵將還據狼山以叛兵馬都監密表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削奪官爵禁錮私第

女真育馬

女真本名朱里真土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避

契丹諱又曰女直肅慎之遺黎而渤海之别族也或曰本姓拏三韓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即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唐貞觀中渤海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自是聞于中國契丹阿保機乘唐衰取北方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自後雖曰臣屬契丹然亦服叛不常契丹覊縻而已與契丹言語不通無文字地皆山林險絶其俗剛勇善射其居以樺皮為屋

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號職皆曰勅極列猶
中國揔管也宗室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揔
之至是以名馬来貢
九月唐主煜使馮謐来貢
唐主手表自陳本志沖淡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
敢有二鄰于吳越恐為所讒上優詔以荅焉初周世
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呼國
主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以高保勗為荆南節度

保勗淫恣記室孫光憲諫之不聽

遣使如唐弔祭

上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敕頗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左右請齊之以刑上曰齊之以刑豈若其自然耶要當審擇其人耳

冬十月禁邊民出塞盜馬

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

闕上欲保境息民遂加禁止前所盜馬盡還之由是
夷狄畏慕不敢内侮
明憲皇后祔葬安陵
後改謚昭憲
十一月幸國子監
十二月回鶻于闐來貢
初回鶻既為黠戛斯及唐將石雄等所破餘衆西奔
吐蕃寘之甘州可汗景瓊其後也至是遣使來貢

于闐王聖天自言出于唐宗室云

壬戌建隆三年

唐國吳越荆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五年南漢大寶五年北漢天會七年

春正月賑淮南飢

初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飢民多死郡儲尚多可貸之至秋收新粟有司沮曰若歲荐飢將無所取償

上以詰義倫對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

致豐稔上悅從之

詔長吏觀課農桑

自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

幸國子監

二月嚴舉主連坐法

去歲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貶至是命常參

官舉幕職令録有罪連坐

乾德間命陶穀等各舉其充郡佐者謬舉者坐罪

詔百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

切者許非時上章

定竊盜贓滿法

滿五貫足陌者死

幸國子監

三月定大辟詳覆法

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巻大辟案委刑部

詳覆既又從宗正丞趙郃之請令諸州録參與司法

掾同斷獄

上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

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後

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八年三月有司言

自二年至今計所貸死罪凡四千六百八人

上性寛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旁謂左右曰

勿令掌膳者知

詔以官車送軍衣

送戍卒衣並官給車乘毋得調民

開寶初詔諸道輦送上供錢帛舟車並從官給勿以

擾民

更定合班儀制

升六曹侍郎在給舍上郎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

遺上節度使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事北省

官為侍從班五品壓南省四品六品壓南省五品節

度使在諸司二品下至是改焉又故事臺省官爲侍從班内殿起居立于一品之前乾德間上見太子太保王溥班在臺省官後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乃詔分臺省于東西遂爲定制

禁火葬

留從效卒

凡從願之子紹鎡嗣領軍務未幾衙將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氏執送于唐推張漢思爲留後

夏四月追册皇后賀氏

謚曰孝惠

定難李彜興貢馬

上方命工治玉帶即遣使以帶賜之彜興感服彜興

即彜殷也李氏世為定難軍節度使彜興後唐清泰

中襲兄彜超之位周顯德中封西平王

遣使按河北旱田

是年七月復遣

乾德二年詔長吏視旱即蠲其租勿俟報

五月嚴差役法

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碍役乃聽

差司古法也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録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院虞候揀掐等人各以

鄉戶等第差充熙寧四年始議使民出錢官為雇役謂之免役錢六年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小保長譏察盜賊七年輪保丁充甲頭催税罷募戶長壯丁八年罷耆長令保正大保長管幹别立庸直雇承帖人隸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耆壯之役則歸于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于催税甲頭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復使之執役也有旨耆戶長壯丁並募充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税甲頭代保長承帖人代

壯丁并罷紹聖元年復雇役二年始以大保長催
税一税一替罷差保頭以舊耆長錢支保正戶長錢
支保長壯丁錢支承帖人建中靖國元年拘收大保
長雇錢紹興二年拘收耆戶長雇錢十二年拘收壯
丁雇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雇錢并起發而充役如
故民力于是困矣此其大畧也而其患皆起于保甲
代役戶寛狹不均重為民病

吳延祚罷

自樞密使出領雄武夕陽鎮古伏羌之地也西北接

大藪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吴防知秦州置采

造務歲發大木萬本以給京師西戎酋長率衆來爭

防出兵與戰上不欲邊境生事命延祚齎詔赴秦州

釋所繫戎俘罷采造務

六月脩學祠

初上命增葺學舍祠宇至是成上自賛孔顏命宰以

下撰餘賛上一再臨幸命崔頌判監事頌始聚生徒

講書上聞而嘉之遣中使徧賜酒果又命脩武成王

廟

秋八月命劇可久致仕

以其年逾七十乞請老意也時為大理卿

九月復書判拔萃科

冬十月班循資格

及長定格編勅十二條

武平周行逢卒

子保權嗣領軍務衡州太守張文表聞保權立遂作亂自衡州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聞請救

辛岳臺閲騎射

趙普檢校太保樞密使

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

十一月大閲

辛酉大閲西郊甲子又閲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寡頃閲去冗弱又親校其

藝今悉為精銳矣

荆南高保勗卒

兄子繼沖嗣

高麗來貢

其王王昭也

初班歷于唐

十二月定强盜贓滿法

滿三千足陌者死

復置縣尉

自萬戶至千戶置弓手有差盜賊鬬訟事皆歸令尉

五代以來節度使補親隨為鎮將與令抗禮令還統

于縣鎮將所領不及鄉村但郭内而已從趙普之請

也

乾德三年仍詔諸州監軍廵檢不得與州縣事

以姚内斌為慶州刺史

時西羌屢為邊患故遣用之上曰分邊寄者朕每優

恤其家厚其爵禄多與公錢及屬州課利使得市易特免征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朕雖減後宫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時諸僭偽之國未下而西北二境未賓先是周翰已命李漢超守關南馮繼業守靈武何繼筠守棣州郭進守洺州上受禪皆因其任又益選將帥之忠勇者委以邊寄于是得李繼勲于潞州賀惟忠于易州姚内斌于慶州延州有趙賛原州有王彦昇隰州有李謙溥瀛州有馬

仁瑪通遠軍有董遵誨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搉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税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知之預為之備設覆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得猛士守四方推赤心待人之效也

繼筠居北邊前後二十年深沉有智畧得士卒死力

邊人畏伏

惟忠曉兵法有方畧得士卒心用兵所向無敵名振

北境十餘年閒不敢寇邊

內弑在州逾十年遠人畏服目之為姚大蟲

蠲河北租

時天下旱蝗河北尤甚

蠲括逋租

龍游令田淳上疏切諫蜀主不能用

淳嘗謂所親曰吾覩僭偽改廳堂為宫殿紫綬為黄服前騶為警蹕僚佐為卿相妻妾為妃后何如常稱成都尹無滅族之慮乎或謂之曰如君之才固堪重寄宜少抵抑淳曰吾安能附狗鼠哉蓋指王昭遠輩也

是歲周鄭王遷居房州

開寳中以辛文悅為知州上幼從文悅肄業及即位

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鄭王時在房上以文悅

長者故用之

癸亥乾德元年

十一月改元

是嵗荆南湖南平唐國吳趙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

二十六年南漢大寶六年北漢天會八年

春二月天雄符彥卿來朝

上欲使之典兵趙普諫不聽宣已出復懐入從容言

之上曰彥卿豈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

上默然事遂寢

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

毋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毋曰不與

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

命慕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沖

降荆南平復以繼沖領荆南

上命延釗等欲因假道取江陵高繼沖使來犒師李處

耘遂將輕騎徑往襲之繼沖大懼奉表以三州十七

縣十四萬二千戶口來歸

初李景威請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襲王師繼沖

不從扼吭而死上聞之曰忠臣也命厚邺其家

未幾繼沖表請陪祀詔許之因舉族歸朝十二月命

鎮武寧

澶滑等州飢遣使賑之

延釗至湖南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湖南平

王師之未至也張文表已敗死保權聞王師既下荆南懼而備守遂命進討平之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

定折杖法

徒流笞杖各有數凡流刑四曰加役流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二十二千五百里杖十八二千里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五曰徒三年杖二十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一年半杖十五一年杖十三

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三笞刑五曰笞五十為十下四十三十為八二十十為七舊據獄官令用杖至是定折杖法常行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徒流笞杖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徒流者皆背受

杖

復義倉

一石别収一斗

乾德中詔發義倉賑飢民者勿待報

夏四月赦荆湖

置諸州通判命文臣知州

分節度使刺史之權也或節度使刺史有闕則以文臣代之於是賈玭等通判湖南等州李昉權衡州

乾德五年仍詔通判鈐轄都監等毋得受節度使添給

幸國子監

幸武成王廟
閱習水戰
鑿池于朱明門外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上數臨
視焉
行應天歷
王處訥所上上為之序
幸玉津園閱騎射
五月命文頴致仕

先是上命執政擇廷臣董在京諸倉頴以工部侍郎

充首選自以清望官辭不肯為上曰惟致仕乃免頴

遂請老

建隆初下揚州以樞密院直學士杜韓監州稅以朝

臣監諸州稅始此

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開寶六年改

任京官以著作郎陸光範為糧料使未幾京城左右

軍巡院亦改用士人以館陶令李蕚安豐令趙中衡

兼左右軍巡檢
尋又以京官爲三司孔目司
泉州陳洪進廢張漢思自領軍務
六月定武成王廟從祀
先是上臨幸觀所畫名將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
之乃詔張昭竇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
終無瑕者配享梁周翰言昭等所定未當上以升黜
之意有所勸懲不報

脩前歴代帝王祀典

詔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堯廟在臨汾舜廟在河中禹廟在陝湯廟在偃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漢高祖在長陵宜更立光武廟于南陽唐太宗廟于醴泉

澶濮等州蝗

定蜡社日

太常博士和峴上言蜡臘之别名聖朝以戌日為臘而前日辛卯行蜡禮非是按唐貞觀中以前寅蜡百

神夘祭社稷辰日臘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用臘
辰以應土德有司請用開元禮三祭同用戌日從之
定進馬齋郎員
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
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也後唐天
成中定齋郎歲以三十人為限同光中定千牛左右
伏各六員歲以十二員為限至是減之兵部每歲補
進馬十員禮部補齋郎十五員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登朝第一任方得廕補

命朝官知縣

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

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強幹者往莅之其後右賛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彥卿相見畧不降屈

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暴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先是爲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故擢右贊善大夫

秋七月幸武成王廟

幸新池閱習水戰

八月河決濟州

頒新刑統

竇儀等所定也

張瓊自殺

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上召諭之不伏下有司案鞫瓊自殺上旋聞其家无餘財只有奴三人甚悔以責漢卿漢卿曰瓊所養一敵百耳上命優卹瓊家亦不罪漢卿

女真來貢

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

九月北漢寇平晉軍郭進等救之未至寇遁

時北漢以契丹兵入寇進往救之郭進御軍嚴每入北漢境无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押隊屬與北漢人戰往往退怯進斬十餘人奏至上方閱武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小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龍種健兒亦不足供之乃潛遣中使奬諭之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

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此人
有過懼而誣之耳即執付進令自誅之會北漢入寇
進謂之曰我赦汝罪汝能殺寇則薦汝于朝其人果
立功而還奏遷其秩
後上令有司爲進治第用筩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
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西
顧之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十月作版籍戶帖戶鈔

十一月陳洪進稱藩

甲子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設皇地祇位國朝因之作壇于國城之南每歲命有司奉祀于南郊具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亦因唐制皇地祇

祭以夏至作方丘宫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祇祭以孟夏别為壇于北郊云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令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

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吏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温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先是上命范質等講求典故質乃詳定為南郊行禮圖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

癸亥享太廟是夕陰晴時夜分開霽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宫將駕金輅顧左右曰于典故可以輦否左右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為例

十二月皇后王氏崩

謚曰孝明

后之事昭憲太后也曲盡孝敬得其歡心

出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起顯德中嘗貽書范質言上有人望不宜握禁兵徽之亦嘗以是言于世宗上即位將因事誅之皇弟光義曰此周忠臣也不宜得罪至是並出之鄭起一作孟起

閏月覆試拔萃科

貶卜安陵於西京

北漢寇府州折德扆敗之

奉赤帝為感生帝

從聶崇義之請也國朝因唐制每歲四郊迎氣及土

王曰祀五方五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

崇義言國家以火德王宜別祀赤帝于是以正月上

辛祠之奉宣祖配

甲子乾德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七年南漢大

寶七年北漢天會九年

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

不俟冬集

以張去華為右補闕

去華為秘書郎上書自薦願與知制誥張澹並試上

命承旨陶穀試之于講武殿澹不應策問責授左司

員外郎以去華為右補闕朝議薄去華躁進以是不

遷秩者十六年

范質王溥魏仁浦罷

以質等再表求退故也

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除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即行之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同列書字以志之由是奏議浸多而賜茶之禮遂廢

未幾質卒自質寢疾上數親臨視器皿不具者賜之

質以廉介自持門無私謁五代以来宰相多取給方鎮質始絶之爲相日命刺史縣令必以户口版籍爲急每遣使者按民田及獄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時號賢相上後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范質居第之外不營資産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爲前朝宰相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无出質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

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

上既除普及崇矩无宰相書勅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數日无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勅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之

尋命普監脩國史先是宰相兼職皆内降制處分至是止用勅非舊典也

夏四月親策制科

周設賢良經學吏理三科至是親策賢良科得博州

判官顔贄

改葬宣祖及昭憲皇后于安陵以孝明孝惠二后祔

尋以神主祔别廟孝明居上孝惠次之

置条知政事

上欲為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問陶穀下宰相一等

何官穀引唐条知政事為對薛居正時為樞密直學

士吕餘慶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并以本官兼之不

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蓋未欲遽令與普齊也

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則平章事亞于參政矣穀言失之

六月以皇子德昭為防禦使

前代皇子出閤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舊典也紹聖中皇子初命即封國公遂為故事

河南北陝西蝗
秋七月定選法
陶穀所上詔行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初張昭領選
凡京官七品以下猶屬銓自後京官以上无選中書
門下時除而使府不許辟召募職悉由銓授
詔吏部奏擢選人
上慮銓衡止凴資歷英俊或沉下僚命取選人堪升
擢者上之

八月置榷貨務

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

給茶

九月永安折德扆卒

以其子御勳嗣知府州自是世襲

冬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

蜀主以蠟書遺北漢謀連兵入寇上曰吾西討有名

乃命全斌等將兵三萬由鳳州道劉光義等將兵二

萬由歸州道進討崔彥進曹彬等副之上詔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從事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蜀主聞王師出命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分兵拒戰全斌攻拔興州又敗蜀兵于三泉禽保正及進初蜀于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樓二重夾江列礮上出地圖指其處謂諸將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俟其稍却乃引戰棹夾攻可必勝也光義至如上策攻克之高彥儔戰死于是蜀

將焚浮梁而遁

時京師大雪上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黄門馳驛賚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乙丑乾德三年

是歲蜀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寳八年北漢天會十年

春正月克劍門下劍州孟昶降蜀平

全斌等趨劍門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至青彊與大軍夾擊劍門破之執王昭遠趙崇韜劉光義等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次遂州知州陳愈舉城降盡出府庫金

帛以給將士初諸將辭行上謂之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耳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云是時蜀兵所在潰奔蜀主聞之大懼司空李昊勸昶降昶命昊草表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表至全斌以聞昶詣軍降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為西川路

初王師之下西蜀也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終始秋毫不犯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王仁贍自蜀返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使者唯曹彬一人耳上嘗從容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薦沈義倫可任

昶尋至闕上表待罪詔釋罪昶入見上勞執之賜賚甚厚始議伐蜀也詔有司治昶第一區凡五百餘間遂以賜之加昶檢校太師中書令秦國公仍授其子弟

及僞相李昊等官未幾昶卒昶母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赦西蜀

賜師所過租除科役賦調之无名者賑貧乏赦羣盜訪賢才叙官吏蜀人以安自是下嶺表平江南皆如之

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斬之近臣營救頗切上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使置法以償其寃

時蜀中群盜四起將士多驕恣全斌等不能禁命呂餘慶知成都餘慶至捕斬軍校為刼者民乃寧居馮瓚知梓州瓚視事纔數日會亂卒嘯聚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必無固志旦自潰矣城中止有三百人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

賊遁去

三月令諸州令入輸京師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以賦入自贍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强率厚自利故趙普勸上革其弊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由是利歸公上外權削矣

開寶六年令諸州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

置封樁庫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羡

上顧左右曰軍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

于民乃于講武殿後别爲内庫以貯金帛凡歲終用

度之餘皆入焉

夏五月大赦

秋七月河決陽武

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

上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謀也

按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禁軍无就糧者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

按祥符天聖偏勑諸郡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令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

所謂四十四處禁軍如咸平中并陜西選中保捷慶歷中升河北教閲本城為禁軍之類是已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亦无過九大郡熈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足以戰于是教閲之法起其後以廂軍省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閲之兵因别為額而隷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

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就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矣

九月河決澶州

命治之

御講武殿閱兵

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并屬侍衛司初上命給諸軍緡錢俾取妻王繼勳主雄武軍不能戢下凡百

餘人掠人妻女上聞大怒命捕杖之小黃門見而不

奏亦杖數十

榷蘄黃等州茶

從淮南轉運使蘇曉之請也蘄黃舒廬壽歲入百餘

萬緡

冬十二月更定舅姑服制

初令婦為舅姑服三年

丙寅乾德四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九年北漢天會十

一年

春三月廢義倉

夏四月禁獻羨餘

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張全操所言諸場院有羨餘務衆者請行賞典此非掊克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寢其事仍嚴加止絶

五月收蜀圖書

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所上法物見祖七寶裝溺器

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遽命碎之

初上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得

蜀鏡有乾德四年字上召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昔僞

蜀王衍有此年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

重儒臣

甞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近臣莫對

上性嚴重寡言獨喜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曰趙某下壽州所載數車皆重寶也世宗遣使按之唯書數千卷无他物世宗召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何用書為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賛聖德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

六月定内侍養子法

年滿三十无養子者聽養一子

策制科

於紫雲樓下上從容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曰則
天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仁傑所以能享國
者良由此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田涉等
所試文理疎畧并賜酒食遣之
河決灌城
秋七月置俸户
聽州縣官各置俸户月輸錢五百
以安守忠為漢州刺史

上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己汝輩宜
慕效之
八月河決靈河
發夫卒數萬命韓重斌等董其役治之
以孔宜為曲阜縣主簿
孔子四十四代孫也舉進士不中因上書述其家世
特命之
宴近臣

宴紫雲樓下上因論及民事謂趙普等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

開寶中又嘗謂宰臣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宣恩濟治振舉闕政庶幾開太平之基也

閏月求遺書

九月寛縁坐法

時蜀戍卒有亡命在賊黨中者或請按誅其妻子上曰朕慮其間有被賊驅脅非本心者乃盡釋之免者幾萬餘人

以党進領侍衛步軍司

先是禁軍校自軍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卒伍數細書于所執之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本出戎虜不識文字上一日問進兵籍幾何進不能對舉梃曰盡在是矣上笑謂其忠實益厚之進每擐甲冑則髭鬚

皆竪目光如電望之若神人

冬十一月初用雅樂

日南至上御乾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文德武功二舞先是上以禮樂之器尚多淪廢命太常司和峴講求修復皆如舊制又以雅樂聲高命峴討論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于石尺四分樂聲之高由此乃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實

下于朴所定管一律遂别造十二律管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之

十二月竇儀卒

上以儀在滁州不與親吏交每嘉其有守屢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薛居正呂餘慶為副又與陶穀趙逢高錫等共排之事遂寢卒終于翰林學士

上憫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上嘗岸幘跣足召儀儀不肯入亟索冠帶而後召入儀因進曰陛下創

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上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陶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且大用然為人傾側狠媚事魏仁浦望塵而拜上素薄之遂不用

九朝編年備要卷一